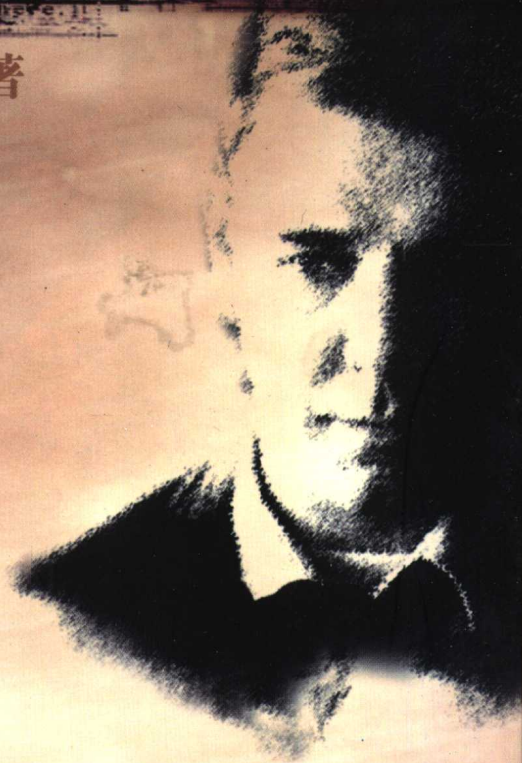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D 1839年的一位神甫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839年的一位神甫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谭成春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39 年的一位神甫/(法)凡尔纳(Verne,J.)著;
谭成春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系列)
ISBN7-5633-3742-3

I .1… II .①凡… ②谭… III .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8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1)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7 字数:144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2001年7月22日于南京

原版说明

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尤其是这部小说预示着它将是一部重要作品时——往往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往往包含有一些自传的成分，这就对读者了解作者的个性极为有用。其次，在其他或经改编、增删、加工、扩展、缩略但又现存的书籍中能够找到的见解、状况、人物、图像，都已经包含在这第一部小说里了。这样，作者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的创作活动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这样的评语在各个方面都适用于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小说《1839 年的一位神甫》。时至今日，该书尚未出版，我们很高兴地把它呈现给我们的读者。

故事发生在作者的出生地南特城。主人公儒勒·德盖与作者同名，是以一位实习律师的身份出场的。在凡尔纳式的虚幻中，那位该死的神甫（即书名中所指的神甫）引出了被上流社会具有优势这样一个荒唐念头所纠缠着的一长串人物，例如：尼摩船长，或者叫征服者罗布爾……最后，这部书已经明显显露出了取材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客观、真实的强势人物；凡尔纳后来的作品则淡化了这种写作方法。至于想像力，年轻的作者（当时才 19 岁）则表现得极为充分。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接近于 18 世纪的英国黑色小说或 19 世纪的法国民间小说，而不是接近为作者确立声誉的《神奇的旅行》。这一点即是让人惊讶之处。我们初次阅读手稿就感到惊讶，我们期望读者同样能获得这种惊讶。也许小说并未写完，也

许写作手法有时过分杂乱,但是,书中情节安排得非常紧凑,因此,读者可以设想出应有的结局,或者根据自己对全书的理解至少想像出一个结局。

原编者

目 录

原版说明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9
第六章	58
第七章	68
第八章	80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02
第十一章	110
第十二章	116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2
第十五章	146
第十六章	156
第十七章	172
第十八章	181
第十九章	184
第二十章	196
第二十一章	197
译后记	211

第一章

圣尼古拉教堂^①，南特城的一座老教堂。封斋期^②悲剧性的讲道。已经通报讲道者即将到来，但讲道者永远不会来。奇迹般地救出一位少女。一位女巫出现了。

公元 1839 年 3 月 12 日，圣尼古拉教堂残破的大钟在召集信徒们前来倾听封斋期的讲道。在那年代，人们根本不记得查理大帝^③曾经这样写道：

倘若有人想对抗基督教教令，而以吃肉的方式来嘲弄封斋期的神圣斋戒，那么，就让他死去吧！不过，得有一位神甫查验这是否缘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

到教堂来的信徒很多，讲道者的名望、夜的黑暗增添了一些信徒的虔诚，掩盖了其他一部分信徒对舆论的顾忌。这次讲道如果不让妇女参加的话，也不会让男人参加。来自周围教区的

① 当时的圣尼古拉教堂仅保留有部分围墙，今天的圣尼古拉教堂为 1844 年重建的。——译注

② 封斋期：天主教里复活节前的忏悔阶段，开始日期为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结束日期为复活节，共四十天（按照过去的推算法，如果除开所有的星期日，封斋期应延长至建立圣体节），传统上，信徒在这一阶段应该斋戒，又称“四旬斋”。——译注

③ 查理大帝：742～814 年，768～814 年为法兰克国王，800～814 年为罗马帝国皇帝，亦称“查理一世”。——译注

密集人群，在圣尼古拉教堂阴暗的柱廊里表现出高涨的虔诚。

这是一座很古老的建筑物。也许修建这一建筑物时的印记并没有印在它那历经腐蚀、即将倒塌的老墙上。不合规则在这里占了上风：这儿是一根柱子，厚厚的，已经被压塌了，像大象的腿一样粗大，它树立在角落里，上面不曾标明是什么样的建筑柱型，在低矮而又压弯的穹顶下低垂着；那儿是一根瘦削的柱子，是石头做的，容易弯曲，和另一根几乎完全一样高的柱子一起支撑着那块穹顶的一块额枋支架，这块穹顶正对着第一根柱子支撑的额枋。其他两个角落里，同样是变形的石头堆砌物。

另一侧，大块石头做成的穹顶后面，有一块由几个屋顶支撑的木制穹顶。屋顶上装饰有人像，割有裂口，上面雕刻着无数的小雕像。这些小雕像一个比一个不合规则。那儿是一头怪兽的头像，鼻子扁平，丑陋的嘴巴大张着，獠牙不似人样，头发或竖立，或卷曲，或光滑，或扁平。这一混杂的头像，即使是当代技巧最高明的假发师也无法在建筑方面的发型里给它找出确定的定位。这个头像附近，是一个小天使头像。小天使给怪兽丑恶的脸孔吓坏了，吓得哭了（因为雕刻家的手法能让木头哭泣）。屋架里那些彼此杂乱无章地重叠着的木头，只能代表林立的木头以不同方式经过加工、混合、扭曲和彼此连接；在这里目光只能看见无序、杂乱。在那儿看见滴水檐喷口的动物的头像，在这里看到雕刻在一根支柱上的海鱼的头像。

长长一系列建筑结构的故事，早已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构造之中。在这里，人们可以看见早期的建筑屋架，一些木梁几近方形，镂空，另一些木梁则粗糙、多节；在这里，一根木梁支撑着一个宽大的屋舍，这屋舍的厚度和力量并未使建筑物稳定、结实和牢固，反而加快其倒塌的进程。

这些巨大的组合物弯曲后，人们曾经采用彼此重叠的新屋

架结构,对它进行了加固、支撑和固定。墙壁被巨大的、样子笨重的块状物挤压着,在昔日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极大重量的挤压之下不堪重负,开始收缩。

在阴暗的深处,在老钟楼那裂开的、被蛀蚀的洞穴里,屋架在支撑了那些代替穹顶的屋顶之后,渐渐失去了许多构件和小屋舍,但是,在日复一日烟熏火燎的环境里,屋架仍然衬托出了难看的旧石棉瓦组装物的高度。

教堂似乎完全给遗忘了。只有一口大钟居住在这古老的处所。长期以来,这口钟一直是附近的大钟之王,它在安息日时发出的钟声曾让一位圣器管理员如醉如痴。他把它当成心爱之物,从它那里得到慰藉,对它非常地痴迷。但是,一切事物都是短暂的。弃置不用的教堂,只好任凭自己的老朋友保持沉默。就这样,一切都在发生:钟楼里面凸现的那些雕刻头像,神情忧郁、无精打采地看着钟楼里的这位老居民。但是,大钟很平静,它哑口无声,样子可怜,十分不幸,只是偶尔才发出呻吟,只是在做小弥撒和举行忧伤的葬礼时才会叹息一两声,声音残破、战栗。而且,周围各堂区有许多娇艳漂亮、充满活力、备受宠爱的声音嘶哑的大钟,它们彼此常常形成协奏曲;老钟呢,即使在安息日里,它也只能极为勉强地大着胆子拔高一下它那破损、纤弱、尖细、刺耳的嗓音。

啊!当我们那口可怜的大钟下的老支架“咔嚓”一声折断,显示出自己在老朋友摇晃时所承受的重量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好日子!有时候,大钟被轻轻摇晃之后就发出深沉、抑郁的哀怨,从前的好心人就在那时教堂前面的小广场上停下来,沉醉在它那魔力般的响声里。有时候,大钟被猛烈撞击,它所发出的声音急促迅猛、气喘吁吁、疲乏不堪,人们远远地就能听见它那磁力般的起伏。这种具有穿透力的声音震动着教堂里古老的钟楼。

老钟被当作年老的残废人一样弃置不用了。因此,当它再次发出它那古老的声音的时候,那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那一天,教堂被密集的好奇的人群所包围、践踏和挤压,就是由于这一原因吗?

在城市的规则性尚未成为生活必需品的那个年代,那个广场——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这个广场——曾经点缀着老教堂,但广场后来很快就完全消失了。

在广场尚存的年代,我们有多少祖先在古老建筑前停下来,仔细察看这座建筑物,一遍又一遍地细看,东张西望,仔细搜索,依次加以分析、概括,冥思苦想,拍着脑门思索:这块建筑的形状像什么?为什么整座建筑这么不合规则?为什么教堂角落里有这口弃置不用的大钟?为什么有这样的钟楼?为什么这些尖尖的、圆圆的、塌陷的、有老虎窗和尖形穹顶的屋顶上有那么多各式各样、互不相同、互不协调的结构装饰着这样的建筑物?人们最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给一座建筑物覆盖上百衲衣的无数建筑结构呢?所有这些并不相似的物体彼此之间由铁架子连接着,由比较显眼的 unnatural 过渡物连接着。几乎没有直线,几乎没有平面,几乎没有位于同一水平面上的笔直的砖石层面,因为必须倾斜、必须掩盖、必须接纳、必须控制这个或那个尖脊、这条或那条直线、这个或那个平面,才可以接上位于下面的结构。

因此,我们的祖先停下来,琢磨这些大块的建筑物为什么会彼此重叠、彼此堆积、彼此挤压。

现在人们有另外的事要做,人们不再琢磨这事。如果要察看这座旧建筑物,人们就进去;如果要察看其外部,则登上附近的那些屋顶。

由于广场不复存在,一些房子就开始向教堂靠近。这些房

子和教堂一样的丑陋，它们沿袭了那些轮廓、形状、扁圆拱顶、塌陷部位、悬垂结构，模仿并具备了那座旧石头堆砌物的构造。这些建筑物要新一些，是按照旧的结构仿建的，但它们似乎想掩盖自己丑陋的外形，因为里面有可怕的巢穴、昏暗的屋隅：坏人可以在这里隐藏自己的踪迹，小偷可以在这里藏匿自己的战果，强盗可以在这里杀害自己招来的受害人，下层妓女可以在这里偷偷卖淫。可敬的屋子，可敬的居民！

因此，人们来到这狭窄的走廊里，挤在这狭窄的走廊里。这过道很阴暗，露出几丝暗淡的阳光，就像布满了眼屎的镜片，花花绿绿，色彩斑驳。

密集、拥挤甚至有些默然无声的人们互相挤压、互相碰撞、互相推拉，肘关节朝前，脸朝上，双腿竭力站直，背抵着墙，双脚踩着眼看就要倒塌的楼道那绷紧的、孱弱的楼梯，在粗糙的墙壁上擦破了双手。他们挤作了一堆，挤得喘不过气来，刚上了一级楼梯，马上又被挤了下来，有时被别人挤得高高的，有时又给别人挤没在人群里，时而被人支撑着，时而又被人群挤得没了踪影。

然后是那扇惟一的门。门很低，一根石柱把门分成了两个门窗洞，石柱支撑着真福者圣尼古拉的残肢雕像。进入这扇门很难，难度之大难以表达！

两条阴暗的小路通向这里。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条小路已经给挤满了人，另一条小路也给堵塞了。两股人流里面既有堵塞在人群里的男人、妇女、儿童，也有活跃在人群里的坏人、趁火打劫的小偷、总想再搞点什么东西的妓女。这两股人流差不多都给一盏暗淡的反射油灯那微弱的光线照亮了，但是，油灯不仅没有通过反射装置把光线射向漆黑的人群，反而投射出一个暗淡的拉长的阴影，把挤压着的人群弄得更加黑暗。

挤到教堂里的人越来越多。被持久不散的冰冷的潮湿所凝固的椅子被人挤开、毁坏、弄走。这是一阵沉闷的抱怨声，是一阵混乱，是在不断增加、不断升级的骚乱。这声音透过墙壁的老裂缝在压平的柱子周围嗡嗡作响，显示出生命的迹象，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活力。阴暗的住所里激起了古老的回响，就像人垂死时发出的嘶哑的喘气声，这若有若无的声音不断传来，不断拖长：确实是若有若无，因为每个人都处于悄无声息的状态，都在迫使自己悄无声息，然而的确有声音从各个方面散开去、传开来，传遍了阴暗的连拱廊、扁圆的穹顶，使得百年老教堂的颤音装置也不时地发出回响。

挤到教堂里的人越来越多，毗邻的小巷再也不是空无一人。

大钟一直在发出回响，它不时发出生硬、微弱的声音，这声音勉强能传到教堂里；但是，在外面，大钟摇曳着它那拖得老长的洪亮的声音，似乎回到了自己发出巨响和建功立业的时代。

教堂里面，吊在撞钟绳上的两个男子在拼命用力，他们不断地垂下、卷起、升高。那些期盼着目睹这种庄严的体操般动作的孩子们，都惊呆了。

发生这事的那天天气不错。一位新来的讲道者从圣城^①朝觐返回时经过南特城，来给热心、好奇的居民讲述圣城的奇观和他对受难山^②的回忆及在古朱迪亚^③汲取的灵感。

因此，南特人民这样出门是具有正当理由的，是有着善良、诱人的动机的。

另外，这位神甫在南特城并不著名，想必是位圣徒。这是双

① 圣城：基督教的圣城仅限于指耶路撒冷和罗马两座城市。——译注

② 受难山：《圣经》中耶稣的受难地，即髑髅山。——译注

③ 朱迪亚：巴勒斯坦南部的犹太地区。——译注

重诱惑，这是双重魅力。对于好奇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极其平常的演出，但是免费的演出总是备受欢迎的。

最先高高兴兴地坐下的那些人，一边等待，一边交谈起来。这些谈话从非常虔诚、正统的前提出发，谈论起来未免有失不敬之处。

“能在巴勒斯坦游历，能在上帝的圣殿里游历，这应该很舒服吧，”米歇尔·朗多对朋友居斯塔夫·德佩利埃说，“只能在一个地方默默无闻地生活，真是让人受不了！”

“我和你一样，一直都盼望去那里，”居斯塔夫回答道，“是啊，我一直都觉得不去那里就算白活了一辈子。我现在还想去呢。”

“还有啊，这位信徒，这位讲道者，打算路过我们南特。这真是值得赞扬。我真想见到他，可还得等很久才能如愿以偿。”

“那倒是，”居斯塔夫继续说到，“应该来，应该早点来。出门真麻烦！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从人群里挤出来的。我来这里已经很久了。说正经事吧，为什么把讲道地点定在这儿呢？”

“不知道。我真担心啊：我约了儒勒·德盖，他还没有来，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住留给他的座位。”

“那是因为他不常来这些教堂，他连讲道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他的日子，快活着呢——人真多。我真担心这么多人会从我们头顶压下来。一大群人就是一个参孙^①啊！”

“啊！我看见儒勒了！真的！他推人啊，左右开弓啊！他一停下就觉得不舒服。哈！他差点挤翻十来个人呢！”

“他看见我们了。我敢肯定，他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了。哎，执事在示意他住手！”

“对，瞧，执事给他做的手势很恭敬，很有特色。”

① 参孙：《旧约全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译注

经过了一肘又一肘、一脚又一脚、一拳又一拳、一背又一背、一肩又一肩的撞击、踢打之后，儒勒·德盖终于疲惫不堪、面容憔悴、怒气冲冲、匆匆忙忙、蹦蹦跳跳、东攀西爬、骂骂咧咧地来到了朋友们为他保留的座位面前。

“这该死的地方！”他一开口就这样说。他身边的人听见这话都极为愤慨，他们转过头去划十字。

“要是再让我受这活罪来听这样的废话，马上把我绞死在本区大钟的上面好了！你们那位讲道者，我们还得等他很久吗？”

“不，不，这是在撞第二遍钟了。”

“谢谢。哎，让我喘口气。什么场地啊！听说每天夜里都有鬼在这廊台里游荡。鬼在这里独自祈祷可不妙！”

“你，新来的这位，”米歇尔说，“为什么讲道者选择在这样破烂的地方讲道？你知道吗？”

“我问谁去？我还要考虑别的事情啊。我在考虑鬼的事情。据说，从两三天前开始，夜里就能听到钟楼里有锤子、锯子发出的声音，有钉进去的木钉，有拔出来的铁钉，简直是开起木匠店铺来了。还有幽灵来修理大钟的支架，想看看地狱的劳动力是否能胜过活人，连这附近的老艄公^①也跟着较起劲来了！”

“我可没有看见艄公来这里。”居斯塔夫反驳道。

“老艄公害怕了，这里人太多啊。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教堂已经报废，不能用了。要是我不出事故的话，我一定会欠下人情的！”

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谈论着讲道者，谈论他提出必须在老教堂讲道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教堂门口则是另一番情景。

一位老年妇女坐在那里，她有残疾，残疾的时间差不多已经

① 老艄公：指卡隆，希腊神话中在冥河上摆渡亡灵至冥府的神仙艄公。——译注